

韓魏公集

十六之九



奏議

			三四二七	漢書門
一	一	九	函	類
二	三	架		
冊				

三	三	漢
五	四	書
函	二	類
一	七	
三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27
冊數	12 (5)
函號	315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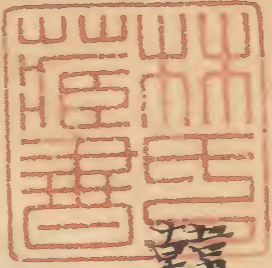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I: Kodak





魏公集卷之十六



奏議

環慶路總管司奏得勝後陣亡軍員與退敗
歿陣者恩澤一揆以此未便乞將得勝陣亡
軍員子孫一依賞格酬獎其退敗陣亡者止
推恩子孫一人詔令逐路總管司依所奏

宋韓

琦雅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淺草文庫

慶曆元年

公奏曰將卒臨陣皆圖勝捷力有不敵戰敗而死
人命至重為國喪身臣子之忠無大於此既已歿
於王事宣以勝負為言國家惟追崇虛名存錄孤
子所以誘勸來者使之效命今邊臣讀此條貫往
徃傷嘆以謂一死報國更何勝負恐非朝廷激厲
將士之術兼前記所載亦無此例若果須分勝負
則傷中并考贈亦合作兩等支賜理實未便乞並
如舊制施行從之

二

琦以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其所從之兵衆
不可一繫問罪今不立法制他日各務生全豈復
以主將存亡為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以必行
請諸路總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
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帥
陷歿者並斬從之吐蕃族帳四路惟秦鞏最盛雖
藉以為籬陣然久持姑息無畏服心沿邊熟戶多
為吳賊脅從公既加慰撫有違叛者必舉兵討除
之隴波等族嘗鈔邊已出師焚蕩未入漢謝罪又

遣使詰問皆納子為質而去公以恩威既行乃遣
通判尹洙詣諸族召酋首戒諭曰爾族可出入馬
若干我閱視而籍之緩急禦賊當發符召爾等宜
駐營於野以聽命一人不至納羊為罰半不至是
慢令也率師誅剪之獲賊首者進官增俸為賞得
蕃兵一萬三百餘人

二年四月四路帥皆改觀察使公為秦州觀

察使范仲淹等三帥皆力辭不拜公獨不辭
上表謝曰
慶曆二年

議者惜臣茲授謂匪美遷臣但以處不避汗事上
之節遜而就職守道之常當朝廷憂邊之秋非臣
下擇宦之日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撥希求進用之
嫌受之則有從權之名協軍旅稱呼之便既而仲
淹等尚未受命公奏曰臣始者上體朝意卽特拜
命稱謝將佐等謂臣別無鄙外亦甚慰悅俄聞仲
淹王公龐籍皆累表避先恐朝廷以臣授職難施

措置即乞并臣所授罷之兼不知臣者謂他路辭
之為得直臣則壯年貪祿而已方俟命未報今准
詔旨令臣依摠密直學士立位繫銜臣本以嫌疑
畧布誠懇豈敢較品秩高下况朝廷自有定著不
可以恩私亂也詔為見充經畧安撫使立位繫銜
依前項指揮

歷陳王師不利之因又畫禦賊之策慶曆二年
大畧曰前嘗上淺攻之策是時民力未甚疲耗北
虜未有間隙以中國之氣吞之其勢宜稍衰今民

力已困北虜觀釁而動是攻討之策當置之而不
言今若召勇猛偏將五七人使募敢死軍民一二
萬屯於一路俟賊入寇令本路兵馬出擊若犯他
路使擣虜因糧直抵與州覆其巢穴縱未得志他
時深入豈不顧慮此計如猝用之或有奇功

公與范仲淹同充陝西四路沿邊都總管經

略招討安撫等使並駐於涇州 慶曆二年

公奏曰西賊僭叛之初朝廷委夏竦范雍以經畫
之任竦居永興專制涇原秦鳳路雍居延州專制

鄜延環慶路朝廷尋以永興去遠北遠乃移竦於
涇州暨賊犯延安范雍被責即以夏竦為陝西都
部署復居永興軍差臣與范仲淹佐之仲淹繼乞
知延州臣則常在涇原蓋以耳目所接易於裁制
時夏竦在永興但關簿書行文移而已去年春臣
與范仲淹俱有罪累朝廷又差陳執中同陝西都
部署兼知永興軍未幾移夏竦於鄜州陳執中於
涇州駐劄朝廷終以事不專一遂分四路臣與王
沿范仲淹龐籍各當一道庶務必親訓兵屯邊將

佐堡寨之守禦山川之險易耳目所經巨細得以
周悉以一年之後與上下之情方已通達自古久
於其任則政奉况臨軍帛帥兵家大忌今專總四
路則緣塞千里之外不可遙度若朝廷以涇原屢
經寇掠欲臣等兼四路之職便於移那他路軍馬
則環慶秦鳳兩路黠虜久已窺伺兵數總可有支
鄰延復地遠不能為援他日欲併力涇原逐路以
失備為辭豈肯一一聽命臣端坐涇原惟翻符牒
復類前日仍兩都總督同在一州亦非軍中之制

願止令臣等各依舊職兼管涇原兵馬足矣

論不從元昊求和

慶曆二年

今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
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
改僭號之請則不可許卑詞厚禮從元率之禱亦
有大可防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
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去新將漸升前弊稍
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
變法但今極塞城寨或未經辟新集之兵未可大

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虞然大軍
持重身兵夜擊宜廼定川之負也如俟秋而來則
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
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二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魏
令齊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
橫山一帶族障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
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為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
不從則戮我軍戡行山界不為朝去暮還之計元
吳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

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
能以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
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
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因選
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
平定大計為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歟黜陟
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乃詔中外臣僚不得
輒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關四海割萬
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為晚

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
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
之求不心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早蒙聖獎擢預
清班西事以來供國展使三年塞下日勞月屢豈
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
西戎強捷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夷置失宜他時
恃亂為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
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
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慎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

慮

論元昊封夏國主不許通音鹽 慶曆元年
元昊既遣賀從勉至其牒稱天授禮法延祚元年
及云本國大王為已據本處國號無上章表體式
今有函書內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父南朝重
皇帝其兀卒如古單于可汗之類南朝使至本國
坐著宰相之上見兀卒時兀卒離雲牀問聖體萬
福願與南朝百年為父子兼契丹遣人到本國言
南朝今梁適言知契丹與彼是親請諭令早議通

和故遣從弛等來從弛至都亭驛承受使臣取來
書至二府乃諭以文字名體未正又名一字犯聖
祖諱不敢進稱男雖恭順然亦無不稱臣之理乃
遣邵良佐同姓議之後又遣人至亦未從朝廷約
束時二府以肅兵已以姑欲從之公執為不可象
未聽屢合對於上前宰相晏殊曰衆議已同惟韓
琦為不然仁宗顧公公歷陳其未便上曰更且議
之公至政事堂持議益堅晏殊至變色而起公乃
退而上章曰今西界遣人議和其患有三朝廷曾

達意北虜欲令元昊納款其答書云梁通口陳夏
臺之事已差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祥彰武軍節
度使王惟吉齎詔諭元昊令息兵况其先臣德昭
北朝曾封夏國王仍許自置官屬至元昊亦容襲
爵自來遣人進奉每辭見燕會並陞坐於矮殿今
兩朝事同一家若元昊請罪其封冊禮待亦宜一
如北朝臣觀邵良佐賊中語錄乃云賊言朝廷議
和何必往問契丹昨昊賊先遣人至保安軍言為
朝廷差梁諫議適往北朝令本國議和北朝亦差

耶律祥等至本國故遣賀從勉等持書而來盟是
吳賊因北虜達意而來及與良佐語反不承納又
所承稱魏卽與北虜書中事體相違此事固有疑
若朝廷且務休兵許其不臣契丹聞之必然別索
名分既不可屈則恐因此為名再隳誓約此一患
也若只許冊爲國主略增良佐所許歲遺之數朝
廷更不差人只令來人齎詔而回恐賊未副所望
則謂朝廷已與之絕必忿而興兵北虜亦謂阻其
來意緣此生事此二患也若再遣人齎詔論以封

冊之禮不可異於北朝更憂增良佐所許之數賊
既從命則契丹以為已功遣使來賀或過自尊大
或頻有邀求久則難從此三患也朝廷始欲假契
丹以制元吳事未可知而三患已形勢不得已則
莫若擇其輕者行之其欲呼為吳祖及自稱年號
又遣使到彼參於殿上與陪臣看列此終豈為使
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體契
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爲得策朝廷遂遣大理寺
丞張子奭往與之議子奭回元吳雖復欲稱臣然

歲乞賣青鹽及增歲給之數公又言子爽嘗論西
界令盡還前所侵延州地終未聽從此於朝廷所
繫者大且拷掠塞門安遠黑水等寨自為賊所破
直至延州更無障蔽其承平長寧南安等寨亦當
時倉卒棄之今若遂不修復則亦候至迫而邊民
不敢耕殖豈得為延州之利乎又聞賊更欲每年
入中青鹽十萬斛今只以解鹽半價約之已及二
十餘萬貫并所許歲幣僅四十餘萬此乃與北虜
之數相當議者又欲許其入中青鹽却復所侵邊

地臣竊思之亦恐未為全計也緣青鹽只於保安
軍入中心難盡易當須官自輦置別州且疲弊之
後可復與此勞後手自來沿邊熟戶與西界蕃部
交通為常大率以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
殊少邊臣多務寬其禁以圖安輯惟漢戶犯者坐
配隸之刑曾無虛月今若許入中青鹽其計官本
已重更須增價出賣則恐沿邊蕃漢盡食西界所
販青鹽無由禁止解鹽之利日漸侵削而陝西野
用不得不屈矣是使西賊蓄銳俟時禍變不測其

勢必然今急於議和者但見目前苟且之利而不顧貽志於國家欲乞朝廷熟慮今來所許歲幣已厚須是盡還延州侵地方與約和其欲入中青鹽決不可許若西賊緣此未肯納款即乞早議修復侵廢城寨為一路經久保守之計其後夏州又遣張延壽等來使人比五至爾下元昊卒稱臣進納榜梳鏐又南多承平四寨朝廷止增歲幣不許通青鹽封策為夏國主云

富弼河北宣撫還至都門除知鄆州

慶曆二年

公上疏曰臣伏觀前月二十九日杜衍范仲淹富弼並罷政事出補外任臣竊謂陛下用杜衍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此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有名矣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陳慮言事臣僚與縉紳高識之士必有為陛下別白論列者數日觀聽略無一人啓口得非惜身畏禍人之常情臣受國重恩備位樞輔若事有于國家之大計惑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

固祿隱而不言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
契丹領大兵壓境致謾書於朝廷倉卒之間弼
使虜弼割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辨排屈強
虜卒復和議亡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李良臣
自虜來皈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
兩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弗受速抑
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
下立萬世之業耳去年秋北虜黠集大兵聲言討
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設又自

請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蓄
於胸中事畢還朝俯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
前而責補闕郡外人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有
何負於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
士指弼為戒孰肯為國家之用所損豈細哉臣固
知朝廷欲命不可追改近尚有一策可救其失願
陛下試加詳擇臣竊見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
召李昭亮赴闕管幹本司公事而武臣中來一代
昭亮者皆難其選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

別仍兼總管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河北
公事畢赴任俟其陞對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瘡
此恩過惟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為意別有
論列如此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
委仲淹使朝久經營以防二虜之變朝廷實有所
倚又北虜素知弼之威望亦可以在其輕發之志
若無事則弄於閑郡有事則責令扞邊不惟措置
後時亦多國家失難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思一
瘡於聖聰者蓋以臣下朋黨本來進身令臣叨竊

寵任班著已優不能惜事寡言隨衆上下漸圖進
用而故辨得罪之臣自取禍患臣為朋黨不亦拙
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自解兼近日臣
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
下久而察之不報

公前在秦州嘗言興永洛城不便會公啟朝
宣徽使鄭戩為四路招討使主靜邊寨主劉
滄議奏於朝遣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同往
城之公宣撫還

慶曆二年

奏曰今朝廷未能討伐元昊則為守禦之計修建
城寨遏賊至清野以待之當不戰而自困矣臣自
涇原路相親城寨類當營葺然鎮戎軍及山外弓
箭手去年差役修城已有勞苦之差若令春止令
增築所居城堡必自無辭如聞更修生戶獻永洛
城頭為未便蓋永洛城通秦州道路自涇原路新
修章川堡至秦州床穰塞百八十里皆生戶住坐
止於其中通一徑須築二大寨及十小堡方可互
為之後其土功自以百萬計仍須採山木以修敵

棚鞦樓廨舍軍營及防城器用雖即完就又須正
兵三四千人更歲積糧草始能屯守之其費若此
止來一日以通秦原之接兵兼去儀州黃石河路
才較兩驛况劉滬昨以降水洛城一帶生戶近李
中和又屈伏隴城川蕃部各補職名為熟戶若進
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諸小蕃族豈敢要阻是則
雖無永洛之接官軍亦可往來且近邊城堡切於
保聚人民尚力有未及何暇於孤遠無益之處在
勞軍民乎請就差劉滬李中和為涇原秦鳳路巡

揆今每月互領兵於水路隴城川習熟所通之道
以備緩急策應仍下陝西四路總管司涇原路經
司司且併力修葺逐處未了堡寨且永洛城候向
去別奏聽旨詔從之

奏選義勇軍

臣伏以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教雖多
而贍養至薄所以雖制萬室而服四夷又非近
所蓄死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為近古天監以後
廢不能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

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五十萬河東幾八
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
之制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
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
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
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同一體今若
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
面可無警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
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

論備禦七事

慶曆二年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
富刑措不用時費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大
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
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
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
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
蓋以西北二虜禍讐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
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

陳其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
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數
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
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
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
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
遠約遣使求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
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
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父

祖以來蓄養茲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全
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
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弔時
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尔元昊累
歲盜邊官軍屢衄今乘定川全勝之氣遣人約和
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謂詐假契丹
傳道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
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北來辭禮賂慢殊未
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以困

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
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礼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
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來朝廷
不可從之事隨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家直趨大
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
何術而禦之或西鄙攝蕃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
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軍卒力與環衛
統帥北真宗北征時何如欲駐驛北京以張軍勢
臣恐虜象由德博度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

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
無城守之略陛下可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
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冀陛下
悟而急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因結
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
劫彼狼狽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以待之乎夫
得於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
駭而圖之雖是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
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心不能

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
條列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樞密院本兵之地
今所主多苛碎眇末之務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
著爲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畝有司
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
今政府猶故事終午卽出欲稍留則恐礙衆退朝
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及疆事哉謂宜頒未正
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賢才自承平以
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

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崇日不能得謂宜倣祖
宗舊例於武臣中不以起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
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慢書之至騷
然莫知所為宜遣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畧責以歲
月使邊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
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勢孤絕
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為持久之計
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
非私蓄財而充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

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象心安矣七曰
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
為張皇勞民不若陰葺洛都以為游幸之所歲運
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則皇居壯矣

乞別白朋黨

慶曆四年

臣竊聞已降詔書申誠朋黨此蓋陛下恢善治勸
薄俗之深意也臣輒有管窺之見少思闕助聖明
竊以自古迄今人臣在朝有忠賢有姦邪有好公
之人有挾私之黨既為性之不同則各以類而相

附大凡志賢與好公之人建一事補一官則必公
其是非蓋是者言是非者言非惟在於公故改化
可與而邦家是賴此乃善者以類而進不可謂朋
黨若焉邦與挾私之人建一事補一官則必私其
是非蓋是者言非非者言是惟在於私致使白黑
不分而上蔽主聽者真所謂朋黨也在聖君處而
察之決而行之若有此等朋黨必望陛下重加獎
責不可務寬俾其忠賢與好公之人以類而進奸
邪與挾私之人以黨而退則朝廷清明朋黨自息
也若但行詔詢未賜別白臣恐天下措紳自今而
後欲建一善事稱一善人必再三思之曰得無涉
朋黨之迹乎則中道而止矣縱有忠義之人不顧
形迹建一善事稱一善人若惡之者譖於上曰此
朋黨之為耳則善事與善人皆廢而不用矣惟陛
下孰察而必行之天下幸甚

韓魏公集卷之十七

宗韓琦雜著

明康丕揚士過校

奏議

奏陝西河北攻守

慶曆五年

臣蒙聖恩非次獎擢待罪兩府日夜憂迫恐負陛下委用之意臣等誠無所長但塞下初還粗知邊事不敢有隱臣等聞三代以還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凌中國被干渭洛存晉逐之於前秦漢驅之

於後中原始清人倫乃散逮於西晉之弱群胡猾
夏天寶之末石晉之際中國不幸皆罹其害自周
世宗北征之後雖疆土未復夷夏稍竹我祖宗奕
世修備大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復相交構夾困中
國元昊率先叛命其犯延安次犯鎮戎殺傷軍民
曾無虛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北虜率十萬衆
謂元昊是舅甥之邦責中國不當稱兵此交構之
跡更何疑哉國家以生民之故增物帛以續盟好
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東西夏通順之議又欲主

盟邀功自尊大元昊屢戰勝且倚北戎事勢雖來
通順實欲息肩亦如北戎大獲厚利俟其物力稍
豐可以舉衆則必長驅深入有吞并關輔之志何
以知之昨定川之戰我師不利彼作僞詔誘誘邊
人欲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漢衣
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苻堅劉元海元魏故事日
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
貴切在衣食嗜好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
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之謀也朝廷若從其

通順則北戎邀功自為主盟下視中國邀求無厭
多方困我而終能用兵矣若拒絕其意則元昊今
秋必復大舉北虜亦必遣使問我拒絕元昊之故
或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至時寧不疑懼必
於陝西選將抽兵移於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
昊乘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二虜交搆之勢何
以禦之臣等思度是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
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處置邊事日夜計畧為
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事彼知我
有謀有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矣如不我知輕
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為中國
之患也臣等諸畫一言之

和策

臣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德明在時已聞偕擬元
昊方壯遂使兇驕外倚北戎內侵中國屢戰屢勝
未嘗挫衄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
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
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

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戎王始亡為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寮詣館吊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騎六騎從得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急一旦遣李靖擒之厥鎮四極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加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為權宜進將練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別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守策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失尚猶時擾邊境殺戮將吏暨叛命以來累次大舉嘗無沮敗乃來通順實蓋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久屯大兵供費殫竭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請緣邊城寨愈加繕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詣山川多習戰鬪比之東兵戰守切倍然緣邊土兵數少數

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
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況昨來慶
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於永
興澤耀土兵中召其願守寨者而應募甚衆何則
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而數月之
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
不保其家離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
得并遷其家於緣邊任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
於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或謂若土兵携家居

于塞下則全分請給其費尤多不然土兵月給差
少人素執精強使之戍邊於東兵數復可自今於
逐路漸為增益二年已來方能整齊有非一朝可
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土兵其中尪弱不堪戰
陣者宜沙汰之使歸于田畝既有軍費復增農力
然復東兵三分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
移入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困一分畝京師
以嚴禁衛之防彼如納款未變則東兵三分中可
更減退又緣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

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
應彼我小至則使屬戶蓄兵暨弓箭手與諸寨土
兵共力禦捍彼我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奉集我
之沿邊軍馬盡可勾呼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
緣邊山阪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
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
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
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
散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

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
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與所掠聚不得
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
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敵彼將進退
有禍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要也

攻策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
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
勁慣習戰鬪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

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為強其漢家以山界屬戶及
弓箭為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為強理固明矣
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彼則遠遁然後
以河為限寇不降入僅元吳歟則請假和策以
待之如未通順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
兵瀆武角勝於絕漠之外也臣等嘗計陝西四路
之兵總數幾三十萬非_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
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生食芻糧不敢奉
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

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聚集併攻
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
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散敗且彼為客當
勞而及逸我為主當逸而及勞我若復用此計彼
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邠延環慶涇原路
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
三千以為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候其精勇
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掠于橫山更進兵降者納
質厚賞冬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

邠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塞或
據險毋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用彼勢將潰敗
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
則又有涇厚之師棄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
携怨則我兵勢自振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蓋
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
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
土復逼以敵必須歛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
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

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
豈今日之生事也

備策

臣等於陝西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
而國家禦戎之計在此為大臣等敢不經心且北
戎久強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
立為天子而還遂與石晉為父子之邦邀求無厭
晉不能支一旦釁起長驅南牧直抵京師虜石少
主及當時公卿盡塗而去幽燕遂陷為中原千古

之耻尚未能雪國家以生靈之故與之結和將休
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
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變詭謀稱兵燕薊有背盟
之變割地之請國家倉卒無備難於用兵遂增重
賂以續前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元昊通順
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為之備
禍未可量臣等因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
密為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
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

密為經畧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十年州郡因
循武事廢弛凡謀興葺則罪其引惹昨朝廷選差
轉運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為之防然既有本職則
日為冗事所嬰未暇周慮精選有才識近臣假以
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
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版奏
關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
若虜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屯田者自
來真定府定州高陽關分為三路其所轄兵馬未

甚整齊乃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
路將來於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
固守合用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
臣往彼密為經略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
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城於何處駐泊
使執芻糧以省造費庶免先自匱乏至用兵之日
重困生民三專於選將者香樞密院於閣門祇候
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
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

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
闕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急
於教戰者於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
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
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
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
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
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
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剋勝之

本矣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
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
于今驕慢必謂造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
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
與之力戰戰或不勝則胡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
澶淵張犯關之勢至時遣使邀我欲以大河為界
我既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振逼
京師何以爲計若京城堅完則戒河朔重兵不與
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深入則前有

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
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
也漢惠帝時起六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
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于今京
城之修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若人
不警駭矣七密定討伐之謀者彼燕燕數州人本
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東象
勝北討數州吏民望風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
警班師以來歲月餘遠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一

非盟好已搖安保其性當訓兵養馬密為方略以
待其變未變則我不先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
州決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復為吾民成太常皇
帝赫怒之志雪石晉千古之耻則陛下之功如天
如日著于無窮矣

論西北議和

慶曆五年

臣伏見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
當此之時若便為本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
若以前日之患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

略言之自羗人盜邊以來于今七年小入大至未
嘗對其鋒今乘累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
凡軍輿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以
絕在邊和而上下困乏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
二十五萬之厚賂非為得計邪且契丹執素強而
羗人尚敢與之抗衡若使其歲享金縷及和市之
利國內克實一旦我之邊備稍弛則必有大窺圖
開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
以羗人誘致邊民遽往討伐既不得志而還見朝

廷封冊囊霄其心必固不樂也謀者傳契丹國人
語云往河西趨沙漠中所得者唯牛羊耳若議南
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
邀來或請絕西人之和以墮盟誓且河北兵驕不
練忽尔奔衝則心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
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力以得天下歲遺繒
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
萬使二虜自以富強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腹削
不韋教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虜此臣

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強盛意欲
并吞夏人倉卒興師反成敗如犬羊之性切能後
擊心恐自此交兵未已且東狄相攻者中國之利
此誠朝廷養謀待釁之時也若能內葺紀綱外練
將卒休息民力蓄歛財用以坐待二虜之敵則幽
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夷夏豈
不休哉此臣所謂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
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為天下之福今范仲淹
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

陝西敢復陳陝西措置事宜且邠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為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其經營一方以備羗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從屯巡襄州軍其邠延路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從屯邠州采與軍秦鳳翔府逐路鈐轄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路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劬其從屯兵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

之又四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一番在邊一番放故本處不唯減節邊上種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例皆空虛令范仲淹若過陝西宣撫則又有軍間特支從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置宣毅兵近十萬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況閭里竊盜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擊若防群盜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宣毅兵

啟乞除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
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為額後有
闕卽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輕蠹財用陝西河
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乞選
巡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資冗食可蠲而經費可給
也

公以天下里正衙前為弊已久 慶曆八年
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
來殘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弄田與

人以免上等或非命至死以執單丁規圖百端以
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國朝初置里正坐催稅
及預縣中差役之事號為脂膏遂令役滿更人重
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比差戶役皆令依親
閱簿書里正止令代納逃戶稅租及應無名科率
亦有未曾催稅已勾集上州主管綱運又每鄉被
差疎密與物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
鄉有券一等十五戶每戶物力及三百貫乙鄉有
券二等五戶每戶物力及五百貫即甲鄉十五年

一役乙鄉五年一役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乎請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逐州軍見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為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為之如更差人亦倣此若甲縣戶少而役蕃即權許於乙縣戶多而役稀處差簿書未盡實而願決戶者亦聽其稅賦只令戶長催輸以二年一替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

皆請如公所議便遂詔罷天下里正衙前

議召募強壯之民給田防邊

太宗朝潘美為帥時虜未講和頻出寇鈔並邊之民甚苦之美乃悉令內徙空此田以為禁地歐陽修嘗奏乞耕之朝廷就委宣撫使范公相視時明鎬為并帥沮止之公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虜日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以代州寧化軍加岢嵐軍例去北界十里為禁地自餘地就委鈐轄蘇安靜實并鄉與兩州通判召募強壯

之民刺為弓箭手給由令住坐防邊得戶四千墾
田九千六百頃三司歲取河東木植數萬上供巖
谷深險趨河遠民力艱若既行河路迂曲涉一二
歲始至京主吏往往破家產天府州沙谷保德軍
大堡火山軍雄勇嵐州合河等津轉運司規微利
諸津皆置渡欵錢往來者甚艱阻困於剝奪為
沿邊之患公奏悉罷之麟州僻在河外番漢雜處
得以捍邊可省東兵遠戍祖宗以來撫御異於他
州以狄性嗜酒故宮無榷酤自慶曆後西賊犯邊

人戶彫殘謀利之臣不識馭邊體乃與酒禁失人
心公請除之

公以摠密院圖籍紛亂無紀次不可考究

至和三年

奏曰歷古以來治天下者莫不以圖書為急蓋萬
世之根本後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惟我宋受命
幾百年矣凡機密圖書盡在密院而散逸蠹朽多
所不全至於近歲文書欲求證用已不可得臣比
到院因北界爭寧化軍地土令檢北界朔州牒寧

化軍稱天池廟係屬南朝當日原牒累月檢之不
獲及因西人理會麟州疆界亦尋度曆中臣在院
日與西人商議訖歎始末文案亦已不全以此知
機要文字從來散失甚多請差官於諸房討尋編
錄一本進內一本留樞密院廳以備經久之用於
是自建隆以來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而纂集之
得祖宗御筆所載則悉上之總千餘帙後至中書
亦行之

議俸祿賑卹

至和三年

又言内外文武官俸入添支并將校請受雜有品
式而每遇遷徙須由有司檢勘中覆至有符報歲
時不下者請命近臣記三司編定為祿令又以所
給驛券皆未有定例或多或少不同乃會萃名數而
纂次之為驛令頒天下三司吏自此不得復弄文
移為稽留昧賂自絕又奏曰嘗覽前代見兩漢之
世其於蠲募孤獨老眊篤癘之民每詔郡國則必
哀憐軫惻間有粟帛之賜故大漢之德感人之際
不獨當時之人思愛不已至於後世亦嗟嘆而稱

美之陛下紹祖宗積累之業至仁至慈視天下之
民猶父母保赤子唯恐其有傷也豈愧於二漢哉
但賑恤之事議者有所未至耳請罷鬻諸路戶絕
田募人承佃以秋夏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疾
不能自存者乃詔天下置廣惠倉仍俾諸路提點
刑獄司專領之歲中具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
上留一萬石柒萬戶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三萬
戶四千石二萬戶三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
一千石有餘則許鬻之此寧中天下方散青苗錢

河北提舉官王廣廉乞併廣惠入常平以廣青苗
之本此倉遂廢公又言朝廷頒方書諸道以救民
疾而貧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請自今諸節鎮及益
并慶涇四州歲賜二十萬餘州軍監十萬委長吏
選官合藥以時給散從之

諸州牧馬草地馬少而閑田多往往為民侵
耕遣職方員外郎高訪詣河北標定除留牧
放外餘田聽下戶請佃乃得割田三千二百
五十餘頃歲得穀十一萬七千餘石絹萬三

千二百餘疋草十六萬一千餘束又秦州永
寧寨元抄市茶馬之處後修古渭寨絕在永
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此間因置買馬場凡
歲月緡錢十餘萬蕩然流入唐中實耗國用
乃復置場於永寧而罷古渭城買馬委薛向
領陝西監牧專以馬政責之公在定武日見
塘水之弊屢陳於朝終為屯田司所沮不得
行至此乃奏

嘉祐二年

曰朝廷與北虜通好以來屯田一司專以內臣參
領邊陲無事唯務增展塘泊以為勞績每歲入奏
優得轉遞相繼者務廣於前與作不已至堰斷濬
沱沙塘等九河下源不令入海盡灌邊界又堰
徐河以瀦保州西沱苑泊水每歲夏秋雨水之際
塘水漲溢浸壞邊民廬產不可勝計使生者無田
可斂死者無地可葬皆謂朝廷殊不顧藉怨入骨
髓入順安軍界有十洪橋牙家港兩處是從來出
洩塘水入北界三臺小孝村之處近年復以硬堰
閘塞唯務塘泊渺瀰却令北界人戶皆免水患措

置顛倒無甚於此兼保州是宣祖皇帝鄉里彼處
有宣祖皇帝先遼墳塋及民間所謂天子巷者為
塘水滄浸每驟雨暴漲之際此兩處人皆行船網
魚而懼屯田司事執無敢言者臣先嘗遣知保州
趙滋相視頗知其利害願更遣臺省官往彼同議
其經久之計詔遣三司益鐵判官楊佐管幹屯田
司張茂則與趙滋同舉畫以聞佐等知詔保州界
徐河見於河身內築堤截斷水勢灌注沱苑泊至
夏秋山水泛漲滄浸民田及逐年衝注破沙堤口

子一繫滯沫人戶田苗不少令欲於截河堤修作
石水限遣流夏秋漲水入舊河流行兼約留得居
常泊水詔從之

論遷宗室入內學

嘉祐六年

臣竊見近歲以來內外忠孝之臣以陛下臨御四
海已四十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心不避重
殊絕有論奏乞於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權為嗣
陛下慈仁崇儉冠絕今古天監至明非晚必生聖
子以為廟社無疆之慶至時宗室中權為嗣者優

加職秩使之退執宮邸誠善議也臣愚竊惟陛下
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至
親至近之人不可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
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懌中外
之意若謂賢愚難審選擇當謹則臣曾乞於內中
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於為學者置於內學
陛下每於聽斷之暇或休暇之日親幸學舍觀其
道業進退應對長短不年歲間陛下必盡知其能
否然後聖慮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不當矣

臣蒙陛下非次拔擢使特蒙宰相思有以報上而
事無重於此者故昧死盡言惟聖度寬納則天下
幸甚

時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
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包拯
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
稍急至是乘間進

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
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

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始待
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
嗣立身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
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
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
疎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
恐對曰此非臣等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
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
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立贊之議

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
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
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因辭帝復問琦
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進之今不敢遽當蓋器
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因起之英宗既然張猶堅
卧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
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

論驕卒誣告將校乞嚴軍律

臣近聞虎長行武贇引見日唐突告論本指揮使

開元部轄嚴繁及將人口上京下軍頭司取責並
送開封府勘鞠竊如本府勘得武贄各徒杖一百
定浙臣竊以軍中之法最為嚴重苟從寬弛為害
匪輕其武贄既陳告部轄將校不公自有廢前馬
步軍司令屬去處引見之際咫尺天威固非軍人
論事之所及將辯訊又多誣罔之辭蓋近年其卒
驕縱類率如此國家七道帥旅衆踰百萬一言只
委將校數員若鈐制稍嚴便即捃拾小過於引見
之際唐突論訴朝廷不以大體斷之兩皆獲罪心

恐此後兵卒將校漸廢階級之制但務姑息以求
無過若一旦邊境有急使其七軀命而赴湯火必
不能為陛下用也陛下誠宜於泰寧之辰深戒有
司凡百軍旅之事常以訓戒為意有違犯者時以
重法行之其將校苟非大過止因部轄嚴峻兵士
所怨求細事以致其罪者亦當捨而不問所謂懲
一卒而警萬衆去小惡而行大仁惟陛下熟賜裁
詳天下至幸

議濮安懿王封號

治平二年四月上既絰服乃下兩制雜學士待制
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漢母諡王宜如本
朝封贈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
以為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
式則當曰某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冊
則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命冊命爾為某
官某王而濮王子上父也未嘗制冊稱為何親及
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
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又

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斬
不杖期為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
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
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歿當衰亂之世不可
以為法惟漢宣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為皇
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
乃畧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
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
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

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
議而追崇之禮之寢

韓魏公集卷之十八

奏議

公上陝西點刺民兵之議

治平二年

曰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
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冗兵
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為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復
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

宋韓琦稚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
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
稍加簡練六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未嘗
三丁選一丁為方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
納款朝廷揀放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
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
點集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
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刺
及諸郡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時議者謂西

人方納款動衆無名頗難其事明年西夏點兵於
界上涇原等諸路皆調兵為備公曰此得機會矣
緩上前議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詔邊州軍公曰
若以機事難失諸州皆可乘時點刺上曰不若即
了之乃命朝臣三人詣陝西除商虢二州不刺餘
皆籍之為義勇得一十四萬人諫官司馬光極陳
不可二府以先疏進呈上問曰河北有義勇乎曰
有曰如此陝西奚獨為不可論遂決

乞罷相政

治平三年

九月英宗山陵復土公還至鞏縣卽上章乞罷相
尋詔諸處無得受公章奏公入對面陳不已時公
意已決去自此不復入中書視事一日上又召趣
公視事公亦力請如前遂出四方一二士大夫勸
退之書以進上奏曰自有唐至于五代首相之為
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
復土而先帝尚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
此故事遽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祔廟禮成乃
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太祖太宗先烈之時固當升

進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祿位盈極自近
朝已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者妨賢之
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中書事無不
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牽強此臣當去
之二也宰政不舉謗議日興事業不著于時聞望
益衰于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世為山陵使者事
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兩為山陵使若恬然不能
避位則是為輔臣而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
此臣當去之四也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

公未行會种諤擅領兵入西界取綏州納降人嵬名山數族朝廷以為憂公以諱免息數久之至此方入謝既升殿上諭曰青澗城种諤已領夏國投來蕃部及本城屬戶直入西界夏州以來其帥臣陸說薛向並不預知

治平三年

公退而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置本末昨日倉卒應對固不詳悉蓋不審投來蕃族得其壯兵幾人种諤所領屬戶又復若干而不令大帥知委必無

合用錢帛糧草隨行卽种諤到西界內作何施設且橫山一帶蕃部自延州東路青澗城至西路保平軍及環慶原州一帶綿亘數百里其間甚有大族酋豪未必皆欲背諒祚而投我今种諤乃一城寨小臣不容朝廷逐路帥臣通謀協心營致俟其橫山衆族皆有順漢之心然更須逐路兵將夫力錢帛糧草版築之具百事畢備尅日齊發方為得計今當陝西連歲旱災兼聞沿邊弓箭手蕃部等穀食既已不收蕎麥又為早霜所害比戶正此疲

困諤乃引數族投來人戶深入西界欲成大事朝廷若不深謀遠慮遂欲因其狂易邀功擅興不受節制之奉遂令逐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準備及開展興修城寨控扼要害扞衛投漢蕃族次第又廊延環慶秦鳳三路帥臣皆是權官轉運使例亦新差執力不加是將勞擾關中億萬生靈以至天下受弊只就神諤小子一時狂易之失兼諒祚

既聞彼邊蕃族叛已大怒邊臣招納以為曲在朝廷復乘我素無預備必大集平夏諸兵收討更於我之諸路更互衝突則是西邊用兵戰禦未有已時臣大為朝廷憂之兼蒙陛下諭臣候到相州三兩月間就移永興臣當國家急難之際豈敢辭避致彼朝廷必以邊事責臣緣有上件闕備利害甚多若只以空身而律安能少濟國家欲望陛下與兩府大臣熟圖勝策及廣出錢帛兵力以濟之免成國家大患不可收拾

奏綏州不可棄

治平四年

公入境檄諸路非王師命舉兵者軍法後事先是
諸將得潞路帥臣或監司移文卽領兵入西界紛
亂無節制自此各知紀律公至則詔旨屢趣弃綏
州遷降人於內地時會西賊誘知保安軍楊定等
數人殺之公曰今賊既若此綏州未可弃命薛向
賈逵再議之皆謂令折繼世統降人共保綏爲便
樞密院又降旨曰虜自未有邊上庸淺使臣及闖
中輕躁土人扶挾种薛之謀謂因此可遂前非况

朝廷豈與犬羊螻蟻計較尺寸之地已令廢弃綏
州不計楊定之事先後速如前詔施行

公奏曰西賊誘害朝廷沿邊知軍巡檢朝臣不接
詔匣其賀登極與賀正人使亦更不來過界則是
不復顧籍和好朝廷因而止住歲賜令邊上常作
用兵之計既兩相隔絕卽彼此各擇利而求勝朝
廷今已納其降人鬼名山以下及諸首領幾萬人
今在折繼世下禦敵西賊若盡撥在近裏城寨居
止不唯無地可處兼逐首領未必肯與本族下

人戶分作兩處住坐慮人情不安別生定變况見
有已修就綏州城地及綏州州內甚有膏腴空閑
地土若令降人嵬名山與折繼世等因而據之其
手下人戶皆令在綏州州內相近居處各人知其
生業以久可自存活自然併力以捍諒祚似合機
會遂指揮卽不得更般糧草赴綏州亦不得留禁
軍廂軍在彼駐劄者非是要久遠費國家錢帛糧
草爭此無用之地益欲以空城付之使數萬必死
之兵牽制西人常令屯守隄防曠日持久自當疲

弊不敢併聚凶醜於別路作過及令諸路更作困
撓之策則冀其早來請命今已納其降人得城與
地而反自棄之乃是先形自弱之歎也且兵主於
勢自結隙以來西人屢入屢敗其所獲首級不少
我之兵勢方振而遽自弱之使彼見其形而毒慢
不已向去雖欲屈就必益驕蹇而難合也况朝廷
前降指揮許以綏州城與嵬名山住坐之是全朝
廷信約若更厚撫繼世嵬名山使過所望則必各
盡死力以報朝廷是以夷狄而攻夷狄於國用別

無所耗萬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
國家邊鄙利害則諫祚所傷所損固亦不勝其計
矣臣謂薛向賈逵等孽畫到上件事理委是於國
家即今邊計為便可以施行非是聽用輕躁庸近
邀功生事之人淺妄之說以救全白諤之失也謹
遣走馬承受馮德誠乘傳以聞願早賜可

會夏國主諒祚死乞遣使告哀 治平四年

公又奏曰當此變故尤非棄刑之時願且留數月
以觀虜情他日再許納款猶可為議論之端或令

別立疆界或換易塞門舊寨或予之拒求降人之
請是時取捨皆在朝廷樞密院文彥博呂公弼耻
於中變協謀決議廢棄督促如初公六條陳不已
上乃遣入內押班王昭明齎手詔訪公存廢利害
公奏曰臣當職無狀上煩聖慈委曲開諭夙夜不
勝愧恐然臣始欲留綏城令繼世與降人同處者
益以西人與朝廷隔絕之後欲降衆有地可居而
日以抗賊既西人來告諒祚之衰則邊事又有變
易朝廷下次必須許令復好故乞留此綏城只備

數月之糧差人防守貴與商議時易為束縛存得
朝廷久遠事勢今若朝廷以臣前議為是即乞責
郭遠依此照管如不繫議和利害亦乞直行棄毀
詔始如公議不棄

初夏國乞遣使詣闕告諒祚之哀 治平四年
公又奏曰西夏自誘害楊定以來與朝廷相絕今
邊遣使來告即見其國內饑喪乘此危迫故急來
赴訴此時若來且以彼國前後違犯誓詔之事先
行詰責及令縛送害定等人李崇貴白供奉等歸

朝廷行遣以雪數家之冤以正國體俟其一順
服然後開納苟便如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冊
命之禮且要無事即恐一失機會轉難控制公又
以夏國當此變亂之際可以開示大信招納橫山
一帶部族乃為大字榜於諸路使散入虜中詔問
公乘此機會有可行事宜密以聞公奏曰若告哀
人過界沈然不來求議許臣於諸路擇要害處興
建城寨使彼震懾必速就議先是涇原路鎮戎軍
新寨裏有地六千餘頃可招弓箭手三四十人蔡

挺嘗乞於北壕內修葉燮會為寨公至此便宜檄
挺聚兵城之城成後賜名為熙寧寨公又遣屬官
李立之馳奏曰秦鳳路沿邊累為西人侵掠西番
熟戶日失藩籬之固昨郭遠已築治平鷄川二寨
包入熟戶疆土不少若更脩葺粟城一兩處則西
與古渭寨相接方成外禦之勢樞密院難曰葺粟
城是秦州熟戶地上將來興置一兩處接連古渭
又須添屯軍馬計置糧草復如古渭之患况西番
熟戶本要為漢藩籬若與築城令熟戶自守必知

熟戶不能自守須藉漢兵僅有賊至則漢兵當鋒
熟戶受庇漢有餘力為之則可但虛內而事外非
計之得前後臣僚累有奏請以此未曾施行更切
仔細相度以聞公復奏曰竊觀漢世圖制匈奴患
其西兼諸國故表河列郡謂之斷匈奴右臂隔絕
南羗今西夏所據蓋多得匈奴之故地自昔取一
時之議廢棄靈州以來因失斷臂之勢故德明元
昊更無忌憚得以吞噬西番以至甘涼瓜肅諸郡
皆為賊有勢既失至寶元初始敢僭號以背朝廷

是時賊方與諸路邊兵相攻戰故秦渭一帶西番未服窺奪臣慶曆初曾知秦州今二十六七年矣是時永寧安遠之北綿亘一二百里之外皆是西番熟戶其間有不授補職名目官中亦不勾點彼族兵馬者則謂之生戶並與熟戶交居共為籬落故秦州最號藩籬之壯訖元昊納款未嘗侵犯只自慶曆通好後來西人以寇抄為事見秦渭間西番最為繁盛又為我之降人獻說以謂西界諸郡富貴廣有所出可以先取西番然後以兵扼要害

則西川諸郡亦皆得之遂一向攻脇秦渭諸番大半為其所屬浸淫直逼秦州西路城寨比慶曆中藩籬大段薄弱近年西人復將西市城修葺建為保泰軍於其中修葺行衙圍甚宏壯命為駙馬屯麻總領之只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即近蔡挺與白知軍者公文往來之處去漢界之近如此自前未有也又秦州上丁族瞎藥怒質其父斯鐸心及逃去與木征相合木征者即喃厮囉之孫瞎檀之子也其木征瞎藥更與自來秦州多點集不赴廣

有力量青塘族相結謀立文法去西界所建西市
城是近陰與下人通款若漸次盡為西夏所誘不
獨古渭孤危秦州西路城寨日為賊逼則其董璠
一帶至回紇以來般次盡為阻隔秦州茶馬自六
稀絕可謂秦寨之深患也與臣二十六七年前在
秦州時邊事變易全然不同臣不日再忝西帥亦
不能知此仔細所以久在西陲諳知邊事者皆謂
城隼粟則可與雞川古渭通成外禦之勢隔絕得
西人吞併古渭一帶諸蕃與瞻藥木征青塘等族

相結之患少得前世所謂斷臂之策兼自來麟延
環慶涇原等路沿邊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使諸
族知有家計則可以相為表裏號為籬落之固不
然則諸族老小散居山谷田野間去城寨稍遠西
賊一來官軍既難救應則盡為賊所殺掠此安可
謂之籬落也臣復見涇原路原州有明朱滅臧唐
奴三族廣有人力以居處特險從來點集不赴屢
殺官軍出入西界買賣都無忌疑慶曆中每西人
入寇則前為鄉導同為抄劫後來范仲淹遂於三

族之北與西界相接處修置靖安綏寧二寨佛空
平耳朶城二堡其明朱等三族於是不敢作過聽
後點集始為籬落之用臣今所以乞城筆粟者非
好生事也蓋欲因與西人議事未復好問乘此機
會可以城之既城此則經久有臣前所陳之利忽
而不為則它日有臣前所陳之害故城與不城其
利害實係於國家而不係於臣在朝廷之深筭也
若謂其修城之後又有積兵聚糧之費力未能給
臣以為不然蓋筆粟既城則秦州三陽伏羗永寧

來遠寧遠諸寨却在近裏可以均勻抽減逐寨之
兵往彼屯泊更有初置酒稅場課利相兼充贖後
聞筆粟城側近有隙地自可招置弓箭手七八百
人就使防守則邊防之勢甚雄重可知矣臣今畫
廓延環慶涇原路沿邊城寨對西界小紙圖子粘
連在後陛下觀之則可見今之諸路例皆以城寨
包衛熟戶非妄言也欲望陛下更與二府大臣裁
酌可否詔從之

鞏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 熙寧元年

奏言臣觀近年以來朝廷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
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後燕南意故引先發制
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
北方以絕朝貢乃因商船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
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
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冀其
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叛團甲保四也諸州築城鑿
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
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

得不然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輒肆厚誣非陛
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今
親被詔問事係安危言及而隱死有餘罪臣嘗竊
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
募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
利則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迨置市場務而小商細
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吏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
詳託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令農怨於剛畝商歎於
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

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
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
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
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
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
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
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
之宿憤矣疏上會王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
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

乞罷青苗及諸路提舉官

熙寧二年

准轉運及常平廣惠司牒支俵青苗錢每十戶以
上結成一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第
五等并客戶不得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第每戶不
過三貫文第三等每戶不過六貫文第二等每戶
不得過十貫文第三等每戶不得過十五貫文如
所支錢外更有剩數其第三等以上人戶委本縣
量度物力於今來所定錢數外更添數支給若更
剩錢如坊郭人戶實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

請官錢者仍五家以上結為一保依鄉村青苗例
支錢借不得過物業抵當所直價錢之半其逐縣
即不得避出納之煩令諸色人扇搖人戶却稱不
願請領仰逐縣官吏用心曉告如不願請領即具
結罪文狀入馬通申赴當司以憑選差清強官往
彼曉諭人戶如却願請領其本縣于繫人必別作
行遣如事理稍重必具事由申奏應夏秋收成合
納行請過價錢斛斗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
議於市價上減模錢數仍比附元請價錢上十分

中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過錢一貫文如送納
見錢不得過一貫三百文臣切以國之頒號令立
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
欣服伏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
其急以邀倍息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
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仰民兼并之意也今乃鄉
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二等以上更許增
添坊郭戶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
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後來兼并之家也今

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
息錢與初詔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
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保須有物力人為甲頭雖
云不得抑勒而上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防
保內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復
峻責諸縣人不願請即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
却有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
懼擾本司勢可升黜又防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
下淳浪願請之人苟免拮拾須行散配且下戶見

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
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細絹積年倚閣借貸麥
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重出利青苗
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故自制
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
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雜或願請必
難催納將來必有行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耆
長戶同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者所放錢雖
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

償其半早已續得貨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
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頗夏
秋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已上方許次料催還若
連兩料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而
寢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
事不敢具述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糶米斗錢不
過七十五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時收歛遇貴出糶
不唯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被實惠六足
收其羨贏今諸倉方有糶入而提舉亟令住止蓋

畫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為已功縣邑
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卹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
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
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關
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
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為每歲春夏常行之
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
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候成次第即令諸
路施行今此三路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徧

差提舉官以至西川廣南三皆置使伏惟陛下自
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
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未嘗過擾但躬行節
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
何以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欲
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
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時上親袖
琦奏出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
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審

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以強取之乎王安石進
曰苟後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
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且如
索弘羊籠天下貨賄以奉人主私欲此乃所謂興
利之臣也今陛下置官為天下理財非以依私欲
則安可謂之興利之臣乎。曰坊郭依錢鑄如何曾
公亮陳升之皆以為不當俵安石曰坊郭所以表
錢者以常平本多豐田所須已足而有餘則因以
賑市人乏絕又以廣常平儲也廣常平儲所以備

百姓之凶荒不知於義有何所害公亮曰坊郭上等戶則無所用之下等戶則難於輸納安石曰既取情願則無所用者自不俵既有保甲則難於納者自不能請矣升之曰但恐州縣避難索之故抑配上戶耳安石曰抑配誠恐有之然俟其有嚴行黜責一二人則其弊自絕如何北路則恐不可抑配聞韓琦自諷諭諸縣言百姓皆不願投狀唯一縣初以為不便而為司錄陳紘者說譬曰若朝廷更選人躰問而百姓反稱情願則柰何於是乃不

敢投狀僅河北一路有一人不願則韓琦必受其狀以聞今琦自入奏乃無此則百姓不以為不便提舉官不敢抑勒可知矣然上終以韓琦所說為疑安石曰臣以為此事至小利害三易明直使州縣抑配上戶俵十五貫錢又必令出三分息錢一戶所倍止三貫錢因廣常平儲蓄以待百姓凶荒則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為義倉米未為不善况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而上煩聖心過慮臣論此一事已及十數萬言然陛下尚不能無疑如此事

尚為異論所惑則天下何事可為上曰要須盡人
言料文彥博呂公著六以為不可但腹非而已韓
琦獨肯來說真忠也安石曰事誠當盡人之情偽
事之是非若於情偽是非不能深察唯務多納人
言則恐非但常平事不可為事事皆無可為者翌
日安石遂稱病不出詔以琦奏付三司制置條例
司

是時制置三司條例司言羣臣數言常平新法不
便令畫一申明乞教諸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提
舉官曉諭所屬官吏知法意

一言者謂元敕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
舉官乃令取息三分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
周禮泉府之官乃云貸者取息有至二十而
五凡國家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豫給
青苗錢但約熟時酌中物價熟時物貴即許
量減市價納錢即是未定合納實數故河北
約束州縣納錢不得過三分京西陝西等路
大抵不過二分而已凡此蓋為量時價指揮

未有約定實數恐納時倍歸刑縣量減錢不
多致虧損百姓即非法外擅為侵刻也就諸
路所約惟河北最多然云不過三分即非定
取三分之息若物價低平即有當納本色不
收其息或止收一二分息時多少相補比周
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近又令預
給價錢若遇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三分既比
周禮所取尤少於元條欲廣儲蓄量減時價
指揮不相違戾固無失信之理又周禮國事

財用取具於泉府之官賒貸之息今常平不
領於三司專以振民乏絕比周公之法乃不
以取具國事之財用故云公家無所利其入
一言者謂上三等戶及城郭有物力戶即後來
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貫石許之貸借非抑魚
并之意又河北每保須上三等戶一人上等
戶必不願請官吏既防貧戶不能送納豈免
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又撮奉官峻責州縣如
民不願請即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却願請

即當別作行遣州縣官吏懼提舉官晚諭或
須散配本司今案鄉村上三等城郭有物力
戶亦有闕乏之時從人奉債豈皆是兼并之
家今貸貧民有餘則以給此等戶免令就私
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敕抑兼并之意河北
每保須上三等戶一人者蓋以檢防浮浪之
人若有上戶肯與同保即自不許支給何須
更行散配若謂上三等戶必不願請須差作
甲頭即自是抑勒違法况今年開封諸縣甚

有三等戶願請即非抑勒以近驗遠事理可
知至於提舉司約束止關防因循避事壞法
之人即非迫遣須令抑配若提舉官或急於
求利諷州縣抑配即諸路有安撫轉運提點
刑獄其為朝廷委任皆在提舉官之上若有
州縣官員故欲隳壞新法或曲徇提舉官意
指抑勒百姓當糾衆依法施行及具事狀聞
奏豈宜以官吏違法之故遂欲廢

一
言者謂百姓各有本戶稅賦及豫買納絹又

生此一重豫給青苗錢則人戶不易本司今
案百姓稅賦之外逐路承例科歛名目誠多
然當闕乏時不免私家舉債出息常至一倍
此所以貧者愈困也今貸與常平本錢廼齊
其艱急又令約熟時斛斗物價貴賤然後令
納見錢此元本不得過二分是免於兼并之
家奉一倍之息民戶有何不易

一 言者謂但躬行節儉常節浮費自然國用不
乏何必使興利之臣四出以致遠近之疑本

司今案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為始張官
置吏大概多為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為
困苦朝廷但有徭役加之初無歲時備預之
法近自京畿陂防溝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
側近往往綿地數百里棄為污萊父子夫婦
流離失業四方荒僻不問可知一方水旱則
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歲河北
一饑則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於人之
流亡餓殍未有補也至有非汎用度或不免

就上等戶強借錢物百姓典賣田產物業以
供暴令此亦可謂國用乏矣至於差使困苦
農民使之失職則士大夫之所共見不待論
說而後可知故陛下即位詔書丁寧以務農
理財免人役為政事之急方今置提舉常平
廣惠倉官兼管當農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
此而已固非使之朘削百姓以依人主私費
豈得謂之興利之臣而致遠近之疑

一
言者謂今常平千餘萬緡散作青苗錢民所

欠負財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不得不為之
倚閣因郊赦除之十年之後千餘萬緡散而
不收矣常平舊法自合古制而無失陷之弊
不當變改本司今案常平新法豫給價錢並
令公人識認又須十戶以上為一保如河北
又須保內有三等戶一人自來豫買細絹及
青苗錢蚕鹽其法關防未能備具如此乃不
聞有拖欠除放則常平新法自非官吏故欲
沮壞不容獨致失陷官物今新法之中兼存

舊法但以舊法廣儲蓄抑兼并振貧弱之方
尚為未備又無專領官司所以諸路利多糶
貴價斛斗至有經數年出糶不行無補振救
又糶糶之時官吏奸弊百端故須約周禮賒
貸增修新法專置一司提舉覈察非廢舊法
違古制也

一 言者謂新法不當示之條約明言利息本司
今按周官貸民明言以國服為息蓋聖人立
法惟示信於天下取之以道非以為私於理

何嫌而不可明示條約

一 言者謂坊郭戶既無苗不貸借本司今案常
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今若給散農民有
餘仍不許坊郭之人貸借是令常平有餘積
餘藏而坊郭之人獨不被朝廷振救乏絕之
患也周禮貸民之法無都邑鄙野之限今新
法乃約周禮大半已試之法非專用陝西豫
散青苗條貫也今新法方行官吏不能躡朝
廷立法之意不肯公共推行或以錢斛抑配

與人或利在場為催納專貸與物力高強戶
或留滯百姓不為及時給納故縱公使乞取
致百姓枉有糜費或不量民物力給與錢斛
太多致難催納不能開防辨察令浮浪之人
為一保冒請官物致難催納或拖延不為及
時催納却非理科校公人百姓之類自是州
縣官吏弛慢因緣為奸不可歸咎於法乞令
逐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官常切覺察
依條施行拿官具案取旨重行點罰安撫轉
運提點刑獄提舉官失於奉覓致朝廷察訪
得實亦當量罰第行朝典從之

韓魏公集卷之十九

宋韓琦維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奏議

又奏青苗錢

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錢明取三分之利有傷國脉上下胥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司是大臣主領但人人腹誹不敢言臣被顧三朝又職當安撫實不忍雷同默默遂詳陳利害本

末乞加博訪所冀陛下洒然開悟亟更改使天下
歌舞聖明不爲盛德之累先臣獻忠之心豈有他
也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爲不當條件疏駁乞
申敕諸路及直指揮進奏院以中書曉諭劄子頒
行天下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多刪去臣元奏要
切之語唯舉大槩專用偏詞曲爲沮難及引周禮
國服爲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
弄天下之人將使無敢復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
須至再有辨列欲望親覽然後降付中書樞密院
看詳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臣言不當甘從竄
殛若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卽乞依臣
前奏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司依常平
舊法施行以慰衆心

一制置司云周禮泉府之官民之貸者取息有
至二十而立國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
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遇物
價極貴亦不得過三分卽比周禮所取尤少
臣切以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

理但漢儒以去聖之遠解釋或有異同按周
禮泉府掌以市之征而斂市之不售貨之滯
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
時買者各從其抵臣謂周制民有貨財在市
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
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
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
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
賒賈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賈買物賈云彥

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
其有司辨之以國服為之息鄭衆釋云貸者
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
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
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臣所謂周
制有從官借本賈者亦不求民之利但令
變所貸錢輸國服即以為息也此所謂王道
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
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其出

息五百姓謂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
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
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
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
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
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
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
林之所取貸萬錢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

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
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
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間遠近之地歲令
出息四十也周禮至遠之地出息二千今青
苗取息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言比周禮
取息也己不為多亦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
之人皆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制貴於便時周
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
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所言以官錢買在市

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俟民急求則依元買
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
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
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
注疏貸錢取息之一事以誣天下之公言哉
鄭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
贏所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解云莽時雖
許本多少爲定及其催科惟所贏多少假令
萬金歲贏萬泉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

據利催什一臣謂王莽時官貸本萬錢歲終
贏得萬錢止令納一十若贏錢更少則納息
更薄比今於青苗錢取利尤爲寬少而王莽
之後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
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
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王莽之
特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爲非而先臣不可不
辨也况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
政則又隨賦更有農具牛皮鹽錢錢鞋錢之

類凡十餘名件謂之雜錢每遇夏秋起納官
中更以紬絹斛斗低估價直令民以此雜錢
折納又每歲散官鹽與民謂之蚕鹽折納絹
帛更有預買和買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
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斂之物取利已厚
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謂
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
誣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
也

一制置司云提舉官約束州縣納錢不得過三
分二分蓋恐納時斛斗倍貴州縣量減錢數
不多若物價低平卽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
臣亦謂此論之不實也然小麥最為不禁停
蓄之物自來常平倉不糴蓋恐積留損壞今
歲雨雪及時麥價必賤提舉官必不肯令民
納本色蓋納下本色則無由變轉若於轉運
司兌換價錢則諸處軍糧支小麥絕少必難
兌換則占壓本錢下次無錢散與民戶臣以

此知制置司提舉官本無令民納斛斗之意
故開此許納見錢一門將來止令言民願納
錢息不容納本色則民須至糶麥納錢豈不
殃害百姓惟陛下早悟臣言

一制置司云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戶亦
有關乏之時從人舉債豈是兼并之家臣切
以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之戶非獨臣
知是從來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
制置司以為非兼并之家有止欲多散青苗

錢與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敕意本務拯濟
困乏却以錢放與此等戶則天下明知朝廷
專以取利為意實傷國軀制置司若謂周官
有貸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在今兼并
之家例開質庫置課場若恐取民倍息以傷
貧細則所在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并然自
前世以來惡其太近衰削不忍為之今青苗
錢一事無乃近於此乎又云每保須上三等
戶一人者蓋以檢防淳浪之人此則抑勒之

勢不假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上三等戶
必不肯請領至差作甲頭卽自是抑勒違法
此又殊不察事勢人情有不得已而為之者
且青苗之法內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
專差之官唯以散錢數多為職辨州縣官吏
往往變抑勒而為情願者蓋事勢不得不慎
而人情不得不從也監司之官其於事勢人
情亦何異此九重高遠豈得盡知惟陛下早
賜辯察

一制置司云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為始張
官置吏大抵多為農事也末世以來農人猶
為困苦朝廷非及用度或不免就上等戶強
備錢物百姓典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今置
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兼農田水利差役使者
凡以為此固非使之朘削百姓以佐人主私
費亦豈得不謂之興利之臣而致遠近之疑
臣詳制置司明舉貸錢取利之法謂取之以
道於理無嫌則非興利而何至於東南所差

均輸之官亦皆興利之臣也且西川四路鄉村民多入姓一姓所有客戶動是三五百家自來衣食貸借仰以為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錢與之則容於主戶處從來借貸既不可免又須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百姓固不願請青苗錢又廣南路土曠人稀水鄉之俗粗足生計今亦置官司貸錢取利故於遠民尤為不便豈得不謂之致遠近之疑國家幅員至廣一方水旱時所不免然未嘗

不假貸糧種盡救荒之政以濟卹之故能饑饉者復蘊流庸者復安自祖宗以來可謂仁政充洽矣而未嘗就上等戶強備錢物唯是英宗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各有優賞朝廷自京師應副未及間故有三兩路州軍嘗措備於坊郭富民然亦即時輦還今制置司指為暴令以頒布天下是唯知主張青苗之法而不顧毀蕪之甚誠可駭也

一制置司云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周禮

貸民無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
平已試之法即非專用陝西青苗條貫也臣
詳制置司此說尤為不實蓋自來常平倉遇
歲不稔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之時鄉村
則下諸縣取逐鄉近下等戶姓名印給關子
令執赴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坊郭則每
日糶與浮居戶每口五斗或一斗故民受實
惠甚濟饑乏即未嘗見坊郭有物力戶乃來
零糶常平倉斛斗者此蓋制置司以青苗為

名款多借錢與坊郭有物業之人以望得利
之多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謂無都邑
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論唯陛下深詳其妄

一臣近以內藏庫絹二十萬疋為河北常平本
錢轉運常平倉司遂申制置司募請人依青
苗錢法制置司劄子依所申施行坊郭戶願
者亦聽真定府請絹三萬疋未及般取常平
倉司差殿侍康承丙詣屬縣催促真定以為
張皇搖擾戒承丙毋下縣牒常平倉司追還

牒臣照會臣遂錄奏朝廷見其為害之深
却准中書劄子康承丙本及公弼等乞充差
使幹當兼累令提點刑獄司覺察所散青苗
錢不得勒令或有抑配便令止絕具當職官
姓名奏劄與臣知臣勘會轉運司昨配賣絹
與坊郭戶每疋估價錢一千五百三十里一
千六百限半年納錢下等戶猶有破賣家財
方能貼納者今提舉官以絹二十萬疋每疋
上等作一千三百五十每千取利二分每疋

已是一千六百一十下等作一千三百并利
亦是一千五百六十並隨稅納是百餘日納
足與轉運司賣價全不相遠即與農民豈不
為害更差使臣督迫給散縣邑小官苟逸過
咎以抑配為情願何可辨明且制置司雖大
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今值指揮許散絹
與鄉村戶依青苗法納錢及令坊郭戶願請
者亦聽則自來未有定奪之司事不關中書
樞密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是則中書

之外又有一中書也中書行事亦須進呈或
候畫可未嘗值處分惟陛下察其專也如是
則知在外守職臣寮誰敢不從願早賜辨察
使事歸政府庶於國體為便

○上留意河北事詔問公曰自北道休偃兵革
垂七十載而人情怡於安佚武備弛於因循
養兵雖多而未練畜馬雖衆而未精繕修城
壘而未盡堅固簡閱器械而未盡犀利加以
隄防決壞溝洫湮廢賦歛不節徭役無時民

力困於累年軍儲匱於列郡在興廢而補弊
務經遠而適時至於軍政之弛張將吏之能
否出入之險易守禦之利害皆可密為條畫
以聞

熙寧三年

公奏曰此見陛下臨御以來憂邊求治日謹一日
居安慮危思患預防之深意也天下幸甚然臣竊
謂國家自景德歲與狄人講和邊鄙無事而於禦
備之計未嘗不以河朔為急至於守臣將吏亦皆
盡一時之選其在任者唯以練士卒利器械修城

壘治樓櫓為職業往往由生新意自術能績以來
勝取名者多矣積此六十餘年治葺之功可謂堅
固犀利教信景德之前矣去年秋偶以地震水災
頽地處多賴朝廷究心隨已復故唯是霸州信安
軍教處以切料稍大經冬息役今則兵力已集土
場盡出不三數月間亦見成就臣竊謂平時守備
與用兵禦賊急緩之勢固有不同蓋平時守備則
當為之有漸使不勞而易集况兵法曰百樓不攻
令河朔諸城待敵又具何止百樓哉而朝旨令十

分營葺外更以三分木植為之唯備是計過也且
賊至城下則城內公私所有一木一石皆可為城
守之用較之三分之備不亦多乎夫以平時守備
而為用兵禦賊之計臣恐財用先屈而民力不勝
其敵矣臣願朝廷加意選擇一路守臣將官若浸
得其人則不在日加約束月降號令自然備預之
事益以修舉也詔旨謂畜馬雖衆而未精者臣觀
近年朝廷講求馬政最為首務河南河北分置牧
使以總治牧事又各有幹當公事官三數員吏出

巡視編降新制條目甚多臣願朝廷責以歲年則
可見其效詔旨謂隄防決壞溝洫理廢者自去秋
黃河決益息深等別悉被水患朝廷累遣近臣與
都水監官員經度已於二股河盡約分減大河之
勢西治生隄以所漫溢臣上嘗以衆議未一輒有
編列已蒙朝廷遣司馬光等集議條奏事已施行
若得何去大河水勢均調於今冬來春自可再固
甚便詔旨謂賦歛不節徃役無時民力困於累年
軍儲匱乏列郡此見陛下軫及一區生靈罹此重

困思歎慰安撫養俾盡通再生之路甚大幸也臣
竊見本路今夏蠶麥盡登流庸漸復此乃上天垂
鑒陛下旰食憂民之心乘此之時臣固願陛下深
思邦本之重責臣與諸路守帥事務寬卹凡守禦
之事悉令漸為之備無得煩勞使其瘡痍日安生
業加厚縱遇遠陲有警不得已而取之則民力可
勝而樂輸於公上矣矧狄人大勢少衰固惜盟好
制勝之道上當先料敵情不可亟自修更觀金虜
所窺測至若軍政之弛張則朝廷方下教閱新法

諸路皆謹於奉行將吏之能否則臣常加體訪苟有不職卽當具迹狀以聞不敢懈也出入之險易則河朔地皆平坦別無障塞雖有澶泊之阻而盛冬冰合或可平度又定保州廣信安肅軍等處皆膏接西山川口平澗是從來北虜大兵出入之地不可遮限當用兵之際或先據險要或設奇邀擊此皆繫臨時將畧不可預言守禦之利害則臣前論頗詳不敢煩述雖然臣仰膺聖諭丁寧如此謹當力疾自勉夙夜寤訪管見或有所得容臣繼以條上不敢遽然塞命妄進瞽言以誤陛下倚任詢采之意無任兢惶待罪之至

荅詔問北邊事宜

熙寧八年

臣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幹當內東門司裴昱齎賜臣手詔以朝廷通好北虜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輒開釁端妄來訖理比敕官吏同加按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伏今極使復至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

不測何以待之古人大政必詢故老鄉夙懷忠義
歷相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其所以
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密具以聞臣晚年多病心力
耗殫日欲再乞骸骨保此頽暮不意陛下以北虜
生事深思預防計及孤愚由有詢逮敢不勉竭以
塞聖問臣竊以契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
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
在祖宗朝屢嘗南牧極事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
天下之力必與虜用哉此以睿情生靈屈就和好

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惹為戒以是七十年
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鬪
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
事則似不以大敵為恤虜人素以久強之勢於我
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
意雖虜主孱而佞佛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
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端故屢遣使以爭理
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
者臣試陳其大畧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

貢向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
丹之盛來與不來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
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
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為邊
鄙之患向聞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少以
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璘即契丹
壻也既恐闕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
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
高仰不可為塘泊之處向聞羗官領兵編植榆柳

冀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者昔廢
唐媿書所謂劔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然此
豈足恃以為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
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
圍保甲一逆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
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
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辨埋疆界河朔沿邊
與近襄州郡一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壘開濬壕塹
冀北京役者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換葺增置

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處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檢
視挑架張盤前後一又諸處都作院頒降新
樣橫謀造作澶州等處初為戰車此皆衆目所覩
謀者易窺且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
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述
後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縣不得關防雄
州地控極遠亦設將設兵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
自辦者有令本營備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
預籍上戶車馬騾驢准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

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為敵國
設如此則積疑生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
也今橫使再至初示樞蹇以探朝廷况代北與雄
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恐虜情無厭厥後滋不
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虜遂持
此以為已直縱未大舉必漸據諸邊卒墜盟好
蓋有因緣而致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備禦之
要自顧者朽風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筭臣聞
事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臣昔

嘗言散青苗錢不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此陛下
之明教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其間有未協人
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詰問事繫
國家安危言及而墮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
切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紀綱法度
率多因循苟簡此變之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有
富彊之術聚財積穀富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
盡徭唐之故疆然後制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教
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者本但務多取

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為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
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後來上戶輸當衙
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不
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已
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無善
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他用此謂
富國之術也且農民送納夏秋稅賦一年兩次納
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已是加
賦有過限者亦依二稅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

中常負六次斜技民不勝駭矣稍遇水旱則逋負
官錢流移失業是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
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以得利為
功圭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指手加以新制日
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
坐以笞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
刻為明薄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惴
惴然日苟一日皆以得罪為幸夫農者國之本也
商者能為國致財者也官吏者助朝廷之教化者

也今農者則怨於畝商者則歎於道路官吏則
所在不安其職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捍四
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振古以
來未聞能就此功者也此則陛下始謀者之大謬
也陛下有堯舜之聰明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
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人不顧國家之利害但謂
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云虜勢
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
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

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沿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選將官例皆廉勇保甲新黥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奈何太宗時雖嘗收米信各德宿將猶以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來報優致權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恐爲諜者所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

地不可持此造端欲隳祖宗累世之好永篤信約兩絕嫌疑望陛下將契丹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伏則可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俟虜果有衰亂之秋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伏決欲背約則河北諸州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

以伺便驅逐大將持重以全取勝自此彼來我往
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卽未知何時復遂
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難盡行倉卒之際不可
率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餼糧盡入城郭益至時
或有往保生塞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人看
守庄舍者或有就近入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
方保安全固不可按圖先定必令城郭而居雖有
嚴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經北虜之擾鄉民避
寇率亦如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朝

十年輔相宦已極品歸榮故鄉萬事無不足者年
將七十宿疾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終此緣
聖問之及因敢一貢蓋言非嫉善也非求進也用
是只一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爲獻臣
實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覲愚瞽一悟聖心爲
社稷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獨老臣幸
甚天下幸甚

